

百村调研

第9期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

2011年5月29日

中国有个陇栋屯

六团（广西德保）44组 国土资源部遥航中心 张士宽

陇栋有多远？陇栋并不远，区区山路 5公里。累到双腿打颤、说不出话、喘不上气来！——这，
陇栋有多近？陇栋并不近，徒步攀越两座山，艰难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德保县都安乡巴荷村陇栋、
跋涉两小时，两个三十来岁、身强体壮的小伙子浪显、陇其、吞赖四个自然屯所在地。

我们一定要进去

按照“百村调研”的活动安排，我们六团44组的调研地是广西德保县都安乡巴荷村。巴荷村位于都安乡西北面，全村辖巴荷、陇络、丰登、陇雅、马肯、农院、陇栋、浪显、陇其、吞赖10个自然屯。其中陇栋、浪显、陇其、吞赖等4个自然屯地处大山深处，没有通路，只能靠步行出入。由于山高路远，原本与乡、村干部沟通制定的调研计划并没有准备到陇栋屯，但经过两天的



调研，我们多次听说这几个大山深处屯落的故事，没有路，没有医疗点和医生，没有学校，孩子上学必须翻山出来，寄宿在学校，

一周回家一次，所有生产生活物资都只能靠肩挑人扛进出……这些情况，使我们越来越坚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进去看看！

顺着电杆走，两小时就到

5月26日，经与团长和乡、村干部沟通，同意组长陈涛和我作为团组代表进山。为了不给村里添麻烦，我们坚持谢绝了村干部陪同进山的好意，并一再叮嘱，不用安排接待和午餐。十点多，我们带上午餐的干粮和水，还有一些给村民的小礼物，怀着一份期待和兴奋，向山里的方向进发了。住宿点的大嫂一路送我们到路口，不停地嘱咐，“山路难走，注意安全，顺着电杆走，两小时就到，别走迷了……”

出村的路只有几百米，很快到了山下。两条小路一左一右，分别指向不同的山梁。有了电杆的指引，我们的方向清晰而坚定，但接下来的路，却着实让虽有心理准备的我们体验了一把“艰苦跋涉”的滋味。说是

路，其实就是在依山倾泻的石堆上攀踩出的一条蜿蜒印记而已。广西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头尖薄锋利，硌脚生疼。陡峭的山坡，向下望去令人生畏。我们两个一前一后，走三步，停两步，气喘如牛，汗如雨下。不知道当时陈涛在想什么，我当时的感受，真的快坚持不住了！而路，才刚刚开始。

后面的时间，我们在山谷沟梁上蜿蜒蹒跚。山路时好时坏，时上时下，时平时坎，我们边走边歇，天上骄阳似火，脚下沉如灌铅，但幸有沿途绝对原生态的秀美风光令我们兴奋、赞叹。世人皆知广西桂林山水甲天下，却不知如画山水的大山深处，还有多少个“陇栋屯”。

我们也是都安乡的村民

正午时分，随着一座山梁的翻越，蜿蜒而下的山路尽头终于隐隐出现了村落的情影。按照“两个小时”参考时间的标准，我们坚信，这回真是快到了！每个人都长舒一口气，顺势坐在阴凉处一块大石上休息。有了目的地的鼓励，我俩像重新打了气的皮球，热情高涨，相谈甚欢。不知多久，突然看见山路上一男一女两人迎面上来，远远的向我们



招手。原来是村里的妇女主任接到乡干部的电话，和一个老乡接我们来了。妇女主任四十来岁，红衣黑裤，撑着一把遮阳伞，看起来入时而得体，并不像想象的山民模样。另一老者满头白发，但步履矫健。

短暂的寒暄后我们一起下山，一路听着妇女主任介绍情况。她叫黄彩华，是巴荷村的妇女主任，并兼任浪显屯的屯长。老者姓黄，65岁，是陇栋屯的村民。我们马上要到的是陇栋屯，陇栋往里再走两里是浪显屯，而陇其、吞赖两个自然屯还要由此上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陇栋、浪显两屯共有农户64

户，近四百村民，绝大多数在外打工，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和儿童，有一百多人……

终于到了陇栋屯——其实到与不到，并没有过于分明的界限。杂草掩映的山腰谷底依稀散落着几座灰瓦建筑，像是杂草中散落的碎石，更像是百年先民留下的遗迹。一幢残旧破败的土楼建筑坐落在路边，妇女主任一边热情招呼我们“到了、到了”，一边大声用土话向土楼里喊了几句。随着我们走进，三五个男性村民从屋里迎出来，最前一位精神抖擞、笑容憨厚，妇女主任黄大姐上前介绍，他就是陇栋屯的屯长，黄大叔。

我们没有机器，但有力气

实现“三通”（通水、通电、通路）是这几个屯的村民几十年来最大的愿望和梦想。陇栋之行，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始终没有离开“三通”的主题。在黄大叔和黄大姐带领下，我们走访了村里留守的村民，查看了他们的房屋、水窖、田地、牛棚，甚至厕所、猪圈，黄大叔和黄大姐边走边向我们介绍情况。

说起“三通”，已经64岁，干了三十多年屯长的黄大叔显得激动万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村里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基本过着最原始的村落生活。1996年开始，国家逐步帮助解决吃水问题，出资在各屯落修建了一些水窖，村民吃水得到基本保障。2009年以来，国家又进一步投资，帮助屯落建设了更大

的水窖，并且通过管道饮水入户，2010年，屯里各家各户均用上了自来水。虽然水源还是靠积攒雨水，水质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这样的进步，让村民们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

说起通电的故事，黄大叔更是豪情满怀。大概199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电网改造，决定给陇栋、浪显和陇其通电。负责施工的经理说，先给你十五根电杆，什么时候运进村了，什么时候再安排后面的物资和工程队。黄大叔带领各家各户的村民，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十五根电杆扛进了村！通电工程进展神速，上百根电杆，进山，直立，拉线，仅用了半年多时间，电就通了。黄大叔说，“我们没有机器，但有力气，只要政府投钱，我们出劳力！”

只要有路，我们也能致富

路，是陇栋人当前最大的企盼！“三通”已通“两通”，干了三十多年屯长的黄

大叔说，路通，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件心事，如果路通，死也值了。进山前我们了解到，

当地政府一直有把山里的村民迁出大山的提议，但据说屯里的人都不愿意。带着一份好奇，我们问黄大叔为什么。

提起这个，黄大叔有些激动。“迁出去，我们怎么过活？政府让我们搬出去，但分不了田地，我们还要回这里种地，还不是一样？何况每家补贴两万元，建房子都不

够……”停顿了一下，黄大叔接着说，“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虽然田（种稻米）不多，但旱地很多，种玉米、红薯、山荞麦等，产的粮食足够吃了。现在屯里通了水，通了电，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如果有路，我们的粮食、鸡、鸭、猪都可以拿去卖，只要有路，我们也能致富！”

大家一起来

原计划四点返回，不知不觉到了六点。谢绝了黄大叔和黄大姐的一再挽留，必须得踏上返回的路程了。依依不舍的村民都来送我们，本来说是送到屯口，可是送了一程又一程。64岁的黄大叔，40多岁的黄大姐，正在修水窖的大哥，还有两位年近70、头发花白的老大爷，无论怎么劝，还是送了一程又一程。黄大姐说，一定要送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我要给村支书打电话，让他到山下接你们！黄大哥说，一定要送到前面那座山头，看着你们下山才放心！一路上，黄大叔和黄大姐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着一切跟路有关的故事，动情之处，大叔总是一句话挂在嘴边，“总之，大家

一起来，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

看着淳朴的黄大叔、黄大姐，看着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我们的眼睛不止一次湿润。我们深知，他们对我们的期盼和不舍，凝聚了大山深处几百村民对中央、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凝聚了几代人、几十年对路的期盼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我们又能帮他们做什么呢？

终于到了最高的山顶。五公里的山路，他们送了大半还多。天色已晚，大家依依挥手告别，黄大叔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嘱咐，“两位兄弟，一定别忘帮我们争取修路啊……”

坚 守

——喻杰小学教书四十年的邱煌炉老师访谈录

一团（湖南平江）4组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 邱先荟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 朱柄泽

第一次来到加义镇丽江村喻杰小学的时候，学校正在上课。上下二层楼房的各个教室，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或老师们的讲课声。走在二楼的三年级教室门口，一位带着老花镜，站



在讲台上讲课的男老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吸引我们注意的原因，是这位老师看上去年纪挺大的，似乎已经过了应该还站在讲台上的年纪。跟校长一打听，原来这位老师确已年近退休，今年是他最后一年站在讲台上，而他已经在这个乡村小学的讲台上站了近四十年。对这位老师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于是我们专门请这位名叫邱煌炉的乡村老师，一位坚守在乡村小学任教40年的老师在他家里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年轻的时候是学医的，这向来是我的理想。但是1972年，村里要招民办教师，我就去参加了。教了四年后，1976年我被岳阳师范平江一分校录取，在那里进修了两年后回村里又

当了民办教师，我一直到2002年才转为公办教师。等于先学医再当老师，后去读的师范，也算改过行了。这些年我在镇里的好几个村，像芦头村、泉塘村、三村、横江村及丽江村都当过老师，其中在丽江小学（注：现喻杰小学）教书的时间最长，教了二十多年。这些学校都在镇里比较偏远的地方，条件也比较差，像横江村小学就在离我家40多里的山里面，我回不了家就住在学校里面。

对我工作过的每所学校，我都觉得像家

一样，那时候离家远，我就吃住和办公都在学校。我们这里是山区，尤其是那些条件艰苦的学校没人愿意去。有的老师即使去了，教一两个学期就想尽办法调走了。其实，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谁不愿意往条件好些的地方去呢。但是每到一所学校我就想，我要是走了，那里的孩子怎么办，他们也需要有老师来好好的教啊。所以，每到一所学校，不是上级安排的工作调动，我自己是不会走的。有的学校实在是太偏僻，办学条件太差，我就跑乡上、村上，找领导，想尽办法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说到我读师范后回来继续当民办教师的事，还不得不说到喻杰老首长，要是没有喻杰老首长，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认识喻老首长是因为读书的时候我就经常听他到学校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后来建他老房子的时候，是我哥哥帮他做木工的，还来过我家里。他从北京带过来的儿子跟我又是同学，比我低一届，我们经常一起上学，也经常去他家玩。所以老首长就知道我了。我去读书是喻老首长推荐我去的。读了两年书回来后，当时我们镇里教师人员编制太多了，就没有安排我的工作。当时支部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那怎么行，教书教得好的老师本来就不多，像我（指邱老师）这样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后来，公社党委找了我，我就一直在喻杰学校任教了。喻老首长对我一直很好，我身体不好，他还给我一些药品和补品。这40年期间我有机会离开学校去挣钱，我没有去。有一次有人找我去卫生院搞文秘，我也没有去，因为我觉得我这份工作是喻老首长给我安排的，我不想离开教育战线，不想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其实这也算是他

改变我的一生，因为以前我是想学医的，教书工资低，后来几次我到喻老首长家里，他几次跟我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跟我说把孩子们教好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记着他的话。

村里教书最怕的就是孩子们不来上学。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国家还没有实行义务教育，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是上不起学的。我每到一所学校，首先摆在眼前的就是怎么样去动员家长让孩子来上学，保证要每一个家庭困难的孩子都不失学。那些年，路也不好，家家户户还隔得很远。白天大人出去干活不在家，我就晚上摸黑赶夜路去他们家里，也不怕他们拒绝，我就多去几次。那些年，说是爬山越岭，磨破嘴皮，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我的胶鞋都不晓得穿破了多少双。有的家里实在困难的，交不起学费，我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垫上。那时一学期一个学生的学费是43块，我的工资只有44元，我每学期都要给小孩子们垫钱，少的时候一两个，多的时候三四个，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了，我也不问他们再要回来。老婆还为此怪过我，但我也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加义这里有很多老师都给孩子们垫过钱，这是人民教师都会做的。

这40年里我没有请过一天假，生病也不例外。我们在村里教书这个职业太特殊了，你看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一个老师包班上课，教几十个学生（注：包班上课指一个老师承担一个班所有的课程：语文、数学、德育、美术等）。我只要请一天的假，几十个孩子就要耽误一天的学习，这个成本太高了。农忙的时候我一般是花钱请人来干。2005年，我被毒蛇咬伤了，腿肿的很高。村里安排说让我去县城医院住院治疗。但我

想，我要去了，别的老师都有包班，不能替我，我那几十个学生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去县城。走不了路，我就让我的小儿子背着我去教室，拄着拐给学生上课。我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好，有眩晕症，有时候上课的时候也会犯病，我就扶着桌子休息一下，觉得好一点儿了就继续上课。不过在我心里这些都没什么，这本来就是我份内的事，应该做的。

我现在教的那些孩子啊，都乖得很，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跟学生的关系都很好，也不骂他们，都是通过教育的方式，比如给他们讲故事，讲铁杵磨成针的故事什么的教育他们。现在三年级的孩子们有的很调皮，但我不会骂他们。我经常抱抱他们，他们就乖了。村里孩子老爱跑，下雨天把鞋子跑湿了，我就给他烤干。有时候学生生病了，爸妈不在家，我就把他们送去看医生。有时候学生没带饭钱，我就给他钱吃饭。今天有个寄宿的孩子喻小龙丢了18块钱，在那儿一直哭，我就从兜里掏了18块钱给他，他又笑了。我现在高兴的就是我教过的学生来看我。我教过的最大的学生现在41岁了，他们也回来看过我。我也有学生从事教育职业，在广东的贵族学校教书。还有一个学生在广东搞企业，家里这台电动车就是他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年老了，就送了一台电动车给我。

在邱老师给我们展示他的电动车的时候，我们发现家里老房子的墙上，有好几首用毛笔写成的诗，大都是摘抄的名人的诗句。其中一首似乎是邱老师写的诗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家境贫寒破红尘，心中苦怨向天升，立志一朝道路平，收回抱怨做强人”。我们直觉这首诗里有故事。邱老师不

好意思地说，这是他自己写的，也给我们讲了写诗的背景。

那会家里出了很多事情。老婆生了两个儿子后就结扎了，后来1985年因为医疗事故又怀孕了，所以就把孩子生下来，没带大，孩子也死了。1990年我却因为超生，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其实我并不应该是第一批清理对象，因为我那会应该适用新的文件政策，算早生多胎。到2000年才恢复我的教师身份。但其中的十年我都坚持在学校做代课老师，并没有编制，工资待遇很低。我心里觉得我有点含冤，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却蒙受了冤屈。但是我仍然相信组织上会帮我解决问题。代课时学校分给我自己的床，我都留给没有床睡的寄宿生。我甚至从家里搬了一张床过去，自己买了一张竹椅睡。我觉得做事情就是要凭良心，只要衷心耿耿的把孩子教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哪怕最后没有洗白冤屈，也没有关系。

讲完这首诗，邱老师接着跟我们说：

其实，我教书没有什么大贡献，也没有什么大成就，甚至没有教出了当大官、做大生意的学生。但是，我不后悔，我一直做了我应该做的，也没有辜负喻老首长对我的期望。明年我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如果学校有困难需要代课老师，我也愿意继续去，教书这么多年，习惯了。

讲述过程中，邱老师一直摸着手的那支钢笔。钢笔笔帽反射出窗外的光一直在我眼前晃，光很微弱，却很坚持。就是这支反射着微光的钢笔，批注了多少个学生的作文；也就是这支小小的钢笔，给了多少孩子成才的希望；更是这支看似不起眼的钢笔，在多少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写下了他们永生难

以磨灭的记忆。一位老师，三尺讲台，爱生如子，辛勤耕耘。一支钢笔，一个老镜，首长嘱托，默默坚守。这是一个关于乡村老师的故事，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乡村老师的故事，这是一位老师用40年的坚守书写出的成就人生。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2168683 联系人：魏皓阳 8219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gtgw>